

秋意深难问

旧年未觉

邢晔

秋天是最丰富的季节。在它不大的身体里面，还藏着春天、夏天和冬天。

面朝节气的流水，向左，是夏天；向右，是冬季。
唐代诗人白居易抱怨说：“秋天床席冷，夜雨灯火深。”秋冷也就罢了，无非是睡不着，加些衣被添把火；秋热却是猛恶如虎，叫人待不下、坐不住、逃不了。连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改革家王安石都无法忍耐，在《秋热》一诗中发出绝望的惨叫：“火腾为虐不可摧，屋窄无所逃吾骸。”

从气温来看，春天和秋天就像一对相似的镜像。自霜降的最后一天开始回溯，总能看见春天的模样。难怪浪漫主义者李白在《秋思》中一张口就春意盎然：“春阳如昨日，碧树鸣黄鹂。”这种明媚的误会或恍惚，比同为唐代诗人的刘禹锡的《秋词》要真实、可爱得多。

刘禹锡诗文俱佳，还是一位哲学家，写过《天论》，论述了天的物质性。但他显然不太懂现实的天空到底是什么，始终怀着最大的热情，投身政治活动和革新，结果在三十四岁时被贬朗州（湖南常德）。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与高度，一朝坠落尘埃，苦闷、抑郁不问可知；可他，竟然写出了得意洋洋的励志诗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这首诗颇多口号甚至“嘴炮”的嫌疑，但秋天有时会给人强烈的春天感受，似乎也算得上是妥妥的论据。

秋天也是最危险的季节，蕴含了四季的流转与炎凉，杂糅着人生的起落与悲欢，让人情绪易变，来不及防备。谁都无法保证，秋天的某种风物与感觉，不会猝然击中自己内心最脆弱的某个侧面；谁都无法肯定，自己内心最温柔的某个地方，不会突然融入秋天的某种物象与境况。

对于世事变迁与仕宦浮沉，刘禹锡算得上是一位斗士，非常豁达，但再是坚定乐观的信念，也会被“巴山楚水凄凉地，二十三年弃置身”消磨殆尽，身为“沉舟”与“病树”，只能“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”。

唐代诗人杜甫一生忧患流离，恨天不应，伤世无语，即使在芳菲馥郁的暮春时节，也悲贫叹老，有“天意高难问，人情老易悲”的凄切之语。

此句，最宜借用，究极落叶坠枝、秋风离人。
秋意深，难问。
秋，意深，难问。
但古往今来，有谁曾忍得住不发出三言两语、一句半句？
元代著名散曲作家、生平事迹不详的徐再思，平生爱写悠闲与思恋，然而到了秋天，一场夜雨就湿透了他的梦与愁：“三更归梦三更后”，叹“逆旅淹留”，“枕上十年事”“都到心头”。

最怕仕途遗弃，最怕孤旅异乡，最怕落叶伤身，最怕对月怀人……更怕的，是春阳如昨日，冬寒已伤心，转瞬沧桑变，无语待天明。

秋天的气温与春天相似，意绪却完全不同。秋天由春而生，经夏而盛，在秋而丰，却向冬而衰。这秋，分明蕴藏着整个人生。

如果由此及彼，往来路与归途轻轻看顾，敏感的心就会被一生中 最尖的那根刺轻易贯穿。

不久前，在写中元节的《过后念浮生》一文中，明代王猷定的一句诗我没敢轻引：“枕上有魂招不得”。苏轼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已写尽人间的难忘，王猷定“枕上有魂”该是怎样的思量，“枕上有魂招不得”又是何种辗转、何等痛彻的“肠断”？

此刻，当我引用，也是用在秋的向深之处。
秋天是最深的季节。而到底是深沉、深刻，还是深切、深重，恐怕谁都难以定论，难以言传。

秋，深在时间起处，深向时光尽头。
只能深望，不可深究。
当代词人姚若龙填的《秋意浓》，白话古意，宜古宜今，情绪万种。开头就是“秋意浓，离人心上秋意浓”，在时间的长风中，谁不是离人？在离别的时空里，谁没有秋意？“怨只怨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”即使如此，也是“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，无处说离愁”。无处说离愁，却处处是离愁。秋意浓，浓在心中。

任是相思，任是相望，写过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清代词人纳兰容若也只能“满目荒凉谁可语？西风吹老丹枫树。”红了枫叶，灰了心头。
人间如何，与秋无干。“一往情深深几许？深山夕照深秋雨。”纳兰容若深望而去，是一场犹有夕光、却向暮夜的冷雨。这场雨浇透了他的心，又从他的心中往回倒射，红尘天空，千疮百孔。

秋天有万般美好，大可享受；只是，任暖凉浓淡、盛衰转换，勿思量，莫相望。

秋的深处，是曾经，是无数在变形与幻灭中残留的自己。
风中离人念不得。
秋意深难问，随风散此身。

幸福婚姻的B面

红茶

那个从来不看她文字的理工男，有一天下班回来对她说，你以后别把什么事都写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再三追问之下，才明白因为一段文字，他哥们的老婆和他哥们整整吵了一晚。这便是那段文字：

婚后第1年她炒青菜忘了放盐。他说第一次下厨，不错不错。

婚后第2年她炒青菜放多了盐。他说咸得下饭，好吃好吃。

婚后第3年她炒青菜，放了太多水……

婚后第20年她炒青菜，水嫩的菜帮子直接变身酸菜干，她自己都哭笑不得。他连哄带骗把她送到客厅：我的小娘子一双手么写文章的，哪会烧菜呢？来，看电视，看电视。转身关起推拉门重炒了一盆，碧波爽清，青骨嫩嫩！

哥们的老婆由此挑剔哥们的粗心、懒惰、不懂体贴……由此全盘否定近20年的婚姻生活。听罢不禁莞尔，原来这世间果真有一物种叫“别人的老公”。

那么就请她来看看别人的老公，看看幸福婚姻的B面，看看生活真实的样子。

那个你眼中的细心人，结婚20年从来没有为女人买过一件礼物，就是混沌不开窍，你能拿他怎么办？好在他几十年如一日为她准备一日三餐，那就是寻常夫妻最好的礼物，又何必非得拘泥于某月某天形式上的郑重。

那个你眼中体贴的人，结婚20年，就陪

她度过两个除夕夜，一次是大雪封门，一次是因为重感冒不能出门。他忙什么啊？打牌啊。不打牌他会不快乐，而无人陪伴的她的除夕夜，虽然会有深深的遗憾，但也可以自己看看书、写写字。所以就随他去乐吧。

那个你眼中很勤劳的人，结婚20年，基本上没洗过一双袜子、没拖过几次地。

你常常觉得寂寞、孤独，觉得和老公没有共同语言，无法沟通。她和老公也没有共同语言。女人喜欢文艺频道，理工男非军事、体育频道不看。强迫他看文艺频道于心不忍，女人就学着喜欢军事、体育。这样聊下去你还愁没话题，无法沟通吗？

你说男人从不说甜言蜜语。他不说你说啊。那个女人天天给他来个拥抱，每天早安吻、晚安吻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几十年下来，哪天才睁开眼，他很自然地给了个早安吻，这样的事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，余生你就心安理得地享受你多年教化的成果吧。

每份光鲜动人的幸福后面都有你意想不到的辛苦付出，这就是幸福生活的B面。你不能只看到A面，就断然全盘否定你的男人、你的婚姻。真心不必羡慕别人家的老公。

每个女人都配拥有一个好老公，只是好老公的基因需要你细心引导、耐心启发、爱心孵化；也不要一味羡慕那些幸福的女人，如果不曾付出别人不曾付出的，就不配得到别人配得到的。

情殇

舒曼

一
柏子然要结婚了？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像一把剑，扎扎实实在思涵的心上！思涵曾和柏子然谈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恋爱，整整六年，两个人是奔着结婚去的。

“我不求跟着你飞黄腾达、荣华富贵，我只希望你时时刻刻都将我放在心里。任何时候、任何事之于我来说，你必须没有之一，只有唯一！”“好好好！不管何时何地，你就是我的太阳！这样可行？”柏子然示弱，他想：她大事小事爱做主，那就随她呗！

缘于柏子然相让，思涵将他拿捏得死死的，于是，一路走下来，倒也少了许多磕磕碰碰与疙疙瘩瘩。但许多事，总归有个度，用力过猛迟早要崩溃的。

“子然，你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到现在还没发？”那天，思涵突然一把抢过正在玩游戏的柏子涵掌中的手机，一脸疑惑地问道。

“这，这，公司最近资金周转有困难，说，说是下月发。”

“是吗？没发你也得和我吱一声啊？说好这个月你的工资先还车贷的。”思涵的话语显然有些不满，“算了，不发就不发吧。我手上的余钱先垫着。”

第二天，思涵将柏子然拦在下班路上，“我问了你的同事大伟，公司一分不少发了工资。你说，你的工资去了哪里？”

柏子然低下了头。是的，他说了谎；但，也是无奈！他那个不成器的弟弟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，他不想方设法帮他，谁帮？不得已，他向思涵辩解：这只是个善意的谎言……

“柏子然，我告诉你，欺骗这种事，有一就有二！我们完了，车归你，余下的钱我也不出了！”说完，思涵拂袖而去。任柏子然后来怎么苦苦解释，她坚决不回头。

二
思涵一直看不起柏子然的弟弟，认为那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所以，柏子然就更不愿意让思涵知道他私下接济弟弟之事。见思涵

做事那般决绝，柏子然心中的积怨显然排山倒海、不可遏止。“行！算你狠！一拍两散！”两人僵持三个月后，柏子然给思涵发出最后一条短信。思涵一看，怒气更甚，分就分，谁怕谁？原本两个相爱的恋人，从相向而行，变成了背道而驰。

苏语嫣的出现，对和思涵分手后的柏子然来说，简直是完美的补偿：善解人意、温柔体贴、内敛贤淑，这样的女子，哪个男人不入迷呢？相处半年，柏子然和苏语嫣决定结婚！

无意中听到这一消息的思涵，受不了这一强烈刺激，终于病倒……检查结果竟是严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！这种病的严重后果，她知晓。

三
大伟其实内心一直对思涵抱有同情之心。去医院探望思涵时，他无意中看到思涵的钱包中依然夹着子然的照片。“子然，你去看一看思涵吧。她，好像病得蛮厉害……”大伟想了想，还是将思涵病倒的消息，告诉了即将结婚的子然。

一见子然，思涵就别过了脸，不看他。可是，可是呢，那晶莹的泪滴，如颗颗断线珍珠，争先恐后地顺着脸颊往下淌。

“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往日恩爱时光，倏然重现，为什么的声音在颤抖。

“死了反倒好。不给别人添麻烦！你，何必来？来了，又怎样？我不要你同情！”思涵亦心如刀绞。

“在我的心中，对你，有爱情、有亲情、有友情，唯独没有同情！”子然坐到思涵身畔，紧紧握住她的手，“你患重病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你，不当逃兵。以前是错过，现在，我不想再犯过错！”

病房外，随后赶来的苏语嫣，恰好听到柏子然的深情话语，她呆立半晌，黯然。

屋内呢，思涵虽感动至极，却不答允。她知道，她一旦点头，伤害的，又将是另一个善良的女人！